2024 年第十三屆臺中文學獎 新詩類 決審會議紀錄

- 會議時間：2024 年 9 月 12 日（四）下午 14:30
- 會議地點：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第一會議室
- 會議主席：宇文正（由評審委員互推）
- 評審委員：宇文正、阮美慧、凌性傑（依姓氏筆畫排序）
- 紀錄：陳郁茹

本次新詩類共收到 608 件作品，通過資格審查有 550 件，經過初審委員波戈拉、李蘋芬、宋尚緯評選，共計 15 篇進入複選。並綜合宇文正、阮美慧、凌性傑三位複決審委員意見，共計 8 篇進入最後決審，如表列。

兩票	〈異鄉的雨——側記臺中車站旁的移工聚會〉（阮美慧、凌性傑） 〈好久不見德拉奇〉（宇文正、阮美慧） 〈祢〉（阮美慧、凌性傑）
一票	〈樂土〉（凌性傑） 〈不在場的白：補、留、反——側記畫家洪天宇〉（阮美慧） 〈岸鎖〉（宇文正） 〈有腮植物〉（凌性傑） 〈兒子的保險理賠金下來了〉（宇文正）

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

宇文正（宇）：最後決審的這幾篇涵蓋的面向上非常廣，作品中有讀到移工、泰雅族的小米復育、性別、愛情、還有對於自由的思索，而我們在裡面也不乏看見耳目一新的意象表現。要在最後的八篇裡面選出六篇，其實有點困難。我選擇的標準是，在詩中要看到完整表達出主題的意念、在語言的使用上是清朗、並且有節奏感的詩。

阮美慧（阮）：本次參賽的作品在主題選擇上，個人覺得沒有看到別具一格的主題，大多還是關於原住民文化、性別、關懷弱勢及個人生存的情感。就技巧表現而言，而我在意的是，詩除了意象的藝術表現之外，音樂的旋律性也很重要。當作品的敘述性較強，而旋律的表現較薄弱時，詩整體的質地就會看起來鬆散，沒有辦法看到詩的特質。

凌性傑（凌）：我喜歡看見自然、真誠的作品，且是能夠從日常生活跟語言中去體現詩意。所以我第一考量的標準是，情感跟思考的傳達是否創新、並觸動到讀者；第二是詩中的語氣和節奏能否形成流動的美感，以及語言的使用是否精準；第三則是我期待看到具有臺中特色的作品。另外，有些作品在語言的使用

上會讓我感到焦慮，比方說書寫原住民族群時，作者是否是用漢人的思維來代言原住民文化。以代言的方式去書寫少數族群，可能有機會為少數族群發聲，但也可能是一種冒犯與僭越，尺度的拿捏非常困難。當寫作者不寫自己的關懷，而是化身他人、代言他人時，我對這類創作持保留態度，並思索作者在代言少數族群時如何讓讀者產生共鳴。

一票作品討論

〈樂土〉

凌：我覺得〈樂土〉把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，用較清晰的語氣交代出來。而「樂土」好像也具有反諷意味，它應該是美好烏托邦的存在，但我們的生活其實處處充滿著危機，並沒有樂土存在，同時也流露出在事件之後他感受不到樂土的哀傷。在第二小節用「撐開黑傘」來形容情緒，可以在詩中看到情緒已經失控，要靠著一顆一顆治療憂鬱的藥丸，找到生活的節奏。作者很用力經營 ME TOO 事件後的心理創傷意象。最後，作者形容乳房像瀑布垂落，這個形容方式以及「性騷與戰爭的對比」，都在技巧失控的邊緣。我覺得這是一種刻意放大的感受，詩裡的對比、連結，也都有過度放大的疑慮。

宇：這一首我覺得有寫得好的地方，但也有讓我情感上過不去的地方——在這個戰爭蔓延的時代裡，有人同情戰區裡的百姓跟反對性騷擾，它並不是對立的關係，我們尊重一個對於 ME TOO 事件吶喊的人，也尊重反對戰爭的所有聲音，但他用了嘲諷戰爭的方式來反襯 ME TOO 事件，這兩段讀來讓我感到不安。

阮：我覺得作者非常細膩地鋪陳，讓我們感受敘述者在 ME TOO 事件中受到的傷害，不過在第二段若有似無的嘲諷詼諧中，又與其他段的情感脫鉤。

〈不在場的白：補、留、反——側記畫家洪天宇〉

阮：讀完這首詩後，我去看了洪天宇的畫，在畫作中感受到裡面用白色來產生反差，去強調被破壞的環境，因此，「白」在這個畫作中就會很重要，如果不認識這個畫家就容易忽略掉這首詩。且這個畫家已經過世，因此那個「不在場的白」在詩裡就有哀弔和感傷的意味，作者巧妙的把詩裡的白都去掉，那個「勺」就是「的」，而詩中以補、留、反的手法，去增強我們對「白」的強烈感受，以此去關注畫家洪天宇對山林、自然、生命和畫之間的意象。這個設計有新巧之處，所以拿出這首詩來和大家討論。不過，這首詩的確在技巧上太過刻意，反而會出現鑿痕處處的缺失。

字：我一開始看不懂什麼是「勺空」，之後知道是把「白」抽掉，但是這個巧思其實不夠細心，像是最後一段第三行的「白」就沒有拿掉，如果要以這個巧思去完成這首詩，我覺得不夠細心不夠完整，而除了這個巧思外，我較無法讀出更深刻的感受。

凌：在刻意字詞上的設計也有點過頭——白部的「的」，把白拿掉變成「勺」，會讓我不知道怎麼念，他可以念成「尸么'」、「出又丂'」或「尸又丂'」，因此在聲音上的美感就會讓人有點迷惑。作者想要表達的巧思是「勺」的字形是畫作中的怪手，很可惜在詩裡面沒有交代這個線索，容易變成只有材料堆砌，讓讀者很難有深切的理解，難以產生感動和共鳴。句子跟斷句方式太破碎，變成沒有辦法朗讀的詩。

〈岸鎖〉

字：作者也許是把岸邊的馬鞍藤，想像成景點中的情人鎖？鎖住往事或是自己的腳步。我特別喜歡第三段，點出在愛情裡終究最愛自己，要保持距離才不會毀滅，整首詩寫愛情的不可得、在愛情中仍然要保有自我，那不斷卡住自己的洞，終有一天會被填平。整體的意象鮮明，統一不突兀，作者寫愛情很有自己的態度。

阮：特別感覺到意象及詩行旋律的流動很舒服，彷彿可以感覺潮水在波動，「海帶」、「水草」等那些輕輕柔柔的意象，而在波動的過程中也揭露了作者內心的波動，表現出情感交錯的綿密感。但情緒的描述，還是有點隱晦且模糊，會期待在主題的意義上，更指涉得明確一點，否則整首詩，若只著重在情緒的感受上會略為單薄。

凌：我喜歡這種自然而然的抒情，尤其是用日常語言營造出不用力的詩意。用海洋的意象同時也暗示了敘事者內在的危機，有一點寂寞、有一點渴望愛的感覺，又有想放棄的掙扎，寫得很細膩。最後告訴自己，心的洞會被填平，還是帶有一些希望。整體來說，是真誠地在書寫內在情緒，並找到一個很好的外在形象寄託。

〈有腮植物〉

凌：作者靠著大量的想像力堆疊，堆疊到快失控的狀態，但又掌握到一個很明確的線索——藉由魚的自在來談無法改變的生存，在這裡想像力十分豐富，命題很特殊。可惜作者在意象的使用上雖有亮點，可以感受到作品的言詞華麗，呈現出曖昧朦朧的美，但拼湊太過的話就變得有些難理解。

字：作者用大量的想像形容對自由的嚮往，像植物可以在各種環境生存，但又

希望是有鰓的魚可以自在游動。這個描繪是很有想像力的。但卻有致命的錯誤，他要寫的應該是魚字旁的「鰓」吧？如果用「腮」字就不太通了。

阮：作者把植物跟動物放在一起，讓我感覺非常新奇。只是當我注意到標題的「腮」和魚的「鰓」是有落差的，我就有點困惑，沒辦法理解作者要傳達的意旨。不過，整首詩仍可看到，作者充滿了想像與構思的巧妙。

〈兒子的保險理賠金下來了〉

宇：這首詩我讀了滿感動的，詩中用「露珠」形容思念兒子的心情，好像看透生命結束的無常，但最後仍然在搜索孩子的名字，那種悲傷的情緒就像永遠只能在霧中搜索狀態。這首詩有明確的書寫對象，並很具體的形容悲傷的情緒，可惜標題太淺白，應該還有別種呈現方式。

阮：語言表達出來的情感上可以看到是淡淡的、不是吶喊式的悲傷，在整首詩的意義上，我們可以很明確的掌握到。只是就標題與內在要呈現的哀愁而言，兩者沒有辦法連結，感覺有些衝突。

凌：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，在詩中看不出敘述者的形象，以及敘述者在經歷漫長時間之後的情緒變化。在社會新聞的呈現上，可以讓場景和事故再清晰一點，並去談自己在社會事件裡，作為親屬的「我」心情如何轉折，如此，情感的力道會更強烈一點。

兩票作品討論

〈異鄉的兩——側記臺中車站旁的移工聚會〉

宇：這是一篇很平穩安全的作品。文字描述乾淨漂亮。只是當作品使用了第二人稱的「你」，就會令人期待詩中的角色是有獨特性，人物是可以躍然紙上的，可惜在這首詩裡沒有讀到較特別的描繪。

阮：我覺得作者在每一節意象的呈現上處理得滿細膩，透過不同的小節，去想像移工來到異地的心情，最後扣緊到自己的家鄉，讓每一節都有層次和節奏，可惜從異地到故鄉的情感連結，這樣的情感安排，相較於過往書寫移工的作品沒有令人感到驚喜的地方。

凌：這首詩呈現四平八穩的「旁觀者」視角，同時也呈現台灣人與移工間缺乏感情連結與深刻的理解——詩中將兩者之間的距離形容得非常好。用天氣的陰晴變化點出工作與鄉愁的艱辛，唯美抒情但不悲傷，這都是它的優點。遺憾的是，可以不要只是旁觀，理解可以再多一點。例如我自己生活在高雄，看到移工朋友時，會看見他們透過手機視訊和家鄉產生連結，鄉愁並沒有那麼沉重，

而是有一些笑容、笑聲透過手機傳回家鄉。如果可以細膩地呈現複雜的情感，而非用單純既定的印象去書寫鄉愁，我認為會更好。

〈好久不見德拉奇〉

凌：這個詩寫得非常恰到好處，段落中不斷重複的音節變化，讓我們有聽到搖籃曲的感覺。意象使用方面，從小米的種植連結到部落的祭典，藉此去談泰雅族人生活的景象，作者是很用心的。然而詩中提到「韻腳、平仄」時會令我感到疑惑，因為這些都是中國古典詩歌中的術語。還有，作者提到漢字書寫的撇捺，這些概念出現在描述泰雅族文化的詩當中，其中蘊含的是漢人思維的視角，不是太恰當。另外讓我感覺到冒犯的是，作者使用「番刀」來指稱農作的器具（「番」就是一種漢人的歧視性語言），措辭用「彎刀」可能會更適切。若是為他人代言，使用任何措辭，我覺得應該要再更細心一點。

阮：原住民跟山林之間印象是相疊的，因此，詩中跟自然的意象有很不錯的連結，例如：用斷崖、峭壁、瀑布來呈現這個文化的意象。在意象流動和情感的表達是滿完整的，一開始用吟唱的節奏鋪陳，並以小米來串連整首詩意象，從過去小米被忽視的反思當中，慢慢地回到小米對泰雅族的意義，有點像泰雅族的史詩吟詠，在詩行的吟詠中，讓我們了解小米對泰雅族人的意義。

宇：當我試著將裡面的族語唱出來的時候，會讓我感受到如歌的節奏。這是一首「小米的復育之歌」，象徵復育泰雅族的文化和力量。在代言這件事情上，當它變成歌謠的時候我是可以接受的，不過就像性傑提到某些用詞，很明顯看得出來是漢人代言的作品，而且用字選擇上有一點危險。

〈祢〉

凌：作者是用一種想像力在書寫「我」這個弱勢者，雖然作者的視角和弱勢的視角很難重疊在一起，但他用很高明的敘事手段，將「我」帶入弱勢者的情境中，描繪出陰暗不被世人看見的角落。而詩中的「我」呼告著一個抽象的「祢」，這個「祢」是命運、是神，或是沒有辦法預知的一股力量，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切入點。這篇特殊的地方在於，如果是弱勢者「我」在對「祢」說話，應該是仰望的，可是詩中看到的卻是「祢」在俯瞰著弱勢的「我」，產生出一種視角切換的反差感，在詩的寫作上呈現出很飽滿的狀態，縱使這個代言的形式可能會讓人沒那麼喜歡，但使用這個切入點很特別。

阮：我在閱讀過程，對詩中的「我」是誰感到疑惑——可以是遊民、難民或失落者，這個「我」要放在什麼地方？感受上，「我」的準確度沒有那麼強，所以情感的流動會有點飄忽。當主詞沒有那麼明確的時候，而作者因意象的經營十分細膩，會讓人只專注欣賞意象，而失去了對「祢」在意義上的理解。然而，

這首詩的哲學思辨性是強的，這反而削弱了「我」與「祢」之間對命運的扣問。因為，「我」究竟是誰，這是這首詩最根本的問題。

宇：我原本對於詩中的那個「我」一直無法安放，剛開始以為是遊民，後來又像是戰場上的難民，因此詩中出現了兩個世界。但在經過兩位的說明後，這個「我」如果是在各段間不斷的去改變身分，是代言各式各樣底層的存在，我就覺得可以被好好的解釋。

決審投票

經逐篇討論，三位評審決議放棄〈不在場的白：補、留、反——側記畫家洪天宇〉、〈有腮植物〉2篇作品，並就其餘6篇作品進行計分投票。最高6分，最低0分。結果如列表：

作品名稱	宇文正	阮美慧	凌性傑	總計	名次
異鄉的雨——側記臺中車站旁的移工聚會	2	4	6	12	第二名
好久不見德拉奇	4	5	2	11	佳作
樂土	1	3	5	9	佳作
祢	5	6	3	14	第一名
岸鎖	6	2	4	12	第三名
兒子的保險理賠金下來了	3	1	1	5	佳作

因〈異鄉的雨——側記臺中車站旁的移工聚會〉與〈岸鎖〉同分，評審決議舉手投票，〈異鄉的雨——側記臺中車站旁的移工聚會〉獲2票（阮、凌）、〈岸鎖〉獲1票（宇）。主席宣布，本屆新詩類第一名為〈祢〉，第二名為〈異鄉的雨——側記臺中車站旁的移工聚會〉，第三名為〈岸鎖〉，佳作為〈好久不見德拉奇〉、〈樂土〉、〈兒子的保險理賠金下來了〉。